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晉書卷四十九

唐 太 宗 文 皇 帝 御 撰

列傳第十九

阮籍兄子咸 咸子瞻 瞻弟孚 從子脩 族弟放 放弟裕

阮籍字嗣宗陳留尉氏人也父瑀魏丞相掾知名於世籍容貌瓌傑志氣宏放傲然獨得任性不羈而喜怒不形於色或閉戸視書累月不出或登臨山水經日忘歸

博覽羣籍尤好莊老嗜酒能嘯善彈琴當其得意忽忘形骸時人多謂之癡惟族兄文業每嘆服之以為勝已由是咸共稱異籍嘗隨叔父至東郡兖州刺史王昶請與相見終日不開一言自以不能測太尉蔣濟聞其有雋才而辟之籍詣都亭奏記曰伏惟明公以含一之德據上台之位英豪翹首俊賢抗足開府之日人人自以為掾屬辟書始下而下走為首昔子夏在於西河之上而文侯擁篲鄒子處於黍谷之陰而昭王陪乘夫布衣

韋帶之士孤居特立王公大人所以禮下之者為道存也今籍無鄒卜之道而有其陋猥見採擇無以稱當方將耕於東臯之陽輸黍稷之餘稅負薪疲病足力不彊補吏之召非所克堪乞廻謬恩以光清舉初濟恐籍不至得記欣然遣卒迎之而籍已去濟大怒於是鄉親共喻之乃就吏後謝病歸復為尚書郎少時又以病免及曹爽輔政召為參軍籍因以疾辭屏於田里歲餘而爽誅時人服其遠識宣帝為太傅命籍為從事中郎及帝

崩復為景帝大司馬從事中郎高貴鄉公即位封關內
侯徙散騎常侍籍本有濟世志屬魏晉之際天下多故
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與世事遂酣飲為常文帝初
欲為武帝求婚於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鍾會數
以時事問之欲因其可否而致之罪皆以酣醉獲免及
文帝輔政籍嘗從容言於帝曰籍平生曾游東平樂其
風土帝大悅即拜東平相籍乘驢到郡壞府舍屏障使
內外相望法令清簡旬日而還帝引為大將軍從事中

郎有司言有子殺母者籍曰嘻殺父乃可至殺母乎坐者怪其失言帝曰殺父天下之極惡而以爲可乎籍曰禽獸知母而不知父殺父禽獸之類也殺母禽獸之不若衆乃悅服籍聞步兵廚營人善釀有貯酒三百斛乃求爲步兵校尉遺落世事雖去佐職恒游府内朝宴必與焉會帝讓九錫公卿將勸進使籍爲其辭籍沉醉忘作臨詣府使取之見籍方據案醉眠使者以告籍便書案使寫之無所改竄辭甚清壯爲時所重籍雖不拘禮

敎然發言玄遠口不臧否人物性至孝母終正與人圍碁對者求止籍留與決賭既而飲酒二斗舉聲一號吐血數升及將葬食一蒸肫飲二斗酒然後臨訣直言窮矣舉聲一號因又吐血數升毁瘠骨立殆致滅性裴楷往弔之籍散髮箕踞醉而直視楷弔唁畢便去或問楷凡弔者主哭客乃為禮籍既不哭君何為哭楷曰阮籍既方外之士故不崇禮典我俗中之士故以軌儀自居時人嘆為兩得籍又能為青白眼見禮俗之士以白眼

對之及嵇喜來弔籍作白眼喜不懌而退喜弟康聞之乃齎酒挾琴造焉籍大悅乃見青眼由是禮法之士疾之若讐而帝每保護之籍嫂嘗歸寧籍相見與别或譏之籍曰禮豈為我設邪隣家少婦有美色當壚沽酒籍嘗詣飲醉便臥其側籍既不自嫌其夫察之亦不疑也兵家女有才色未嫁而死籍不識其父兄徑往哭之盡哀而還其外坦蕩而内淳至皆此類也時率意獨駕不由徑路車迹所窮輙慟哭而反嘗登廣武觀楚漢戰處

歎曰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名登武牢山望京邑而歎於是賦豪傑詩景元四年冬卒時年五十四籍能屬文初不留思作詠懷詩八十餘篇為世所重著達莊論叙無為之貴文多不録籍嘗於蘇門山遇孫登與商畧終古及栖神道氣之術登皆不應籍因長嘯而退至半嶺聞有聲若鸞鳳之音響乎巖谷乃登之嘯也遂歸著大人先生傳其畧曰世之所謂君子惟法是修惟禮是克手執圭璧足履繩墨行欲為目前檢言欲為無窮則少稱

鄉黨長聞鄰國上欲圖三公下不失九州牧獨不見羣蝨之處褌中逃乎深縫匿乎壞絮自以為吉宅也行不敢離縫際動不敢出褌襠自以為得繩墨也然炎丘火流焦邑滅都羣蝨處於褌中而不能出也君子之處域內何異夫蝨之處褌中乎此亦籍之胸懷本趣也子渾字長成有父風少慕通達不飾小節籍謂曰仲容已豫吾此流汝不得復爾太康中為太子庶子

咸字仲容父熙武都太守咸任達不拘與叔父籍為竹

林之游當世禮法者譏其所為咸與籍居道南諸阮居道北北阮富而南阮貧七月七日北阮盛曬衣服皆錦綺粲目咸以竿挂大布犢鼻於庭人或怪之答曰未能免俗聊復爾耳歴仕散騎侍郎山濤舉咸典選曰阮咸貞素寡欲深識清濁萬物不能移若在官人之職必絶於時武帝以咸耽酒浮虚遂不用太原郭奕高爽有識量知名於時少所推先見咸心醉不覺歎焉而居母喪縱情越禮素幸姑之婢姑當歸於夫家初云留婢既而

自從去時方有客咸聞之遽借客馬追婢既及與婢累
騎而還論者甚非之咸妙解音律善彈琵琶雖處世不
交人事惟共親知絃歌酣宴而已與從子脩特相善每
以得意為歡諸阮皆飲酒咸至宗人間共集不復用杯
觴斟酌以大盆盛酒圓坐相向大酌更飲時有羣豕來
飲其酒咸直接去其上便共飲之羣從昆弟莫不以放
達為行籍弗之許荀勗每與咸論音律自以為遠不及
也疾之出補始平太守以壽終二子瞻孚

瞻字千里性清虛寡欲自得於懐讀書不甚研求而黙識其要遇理而辯辭不足而旨有餘善彈琴人聞其能多往求聽不問貴賤長幼皆為彈之神氣冲和而不知向人所在内兄潘岳每令鼓琴終日達夜無忤色由是識者歎其恬淡不可榮辱矣舉止灼然見司徒王戎戎問曰聖人貴名教老莊明自然其旨同異瞻曰將無同戎咨嗟良久即命辟之時人謂之三語掾太尉王衍亦雅重之瞻嘗羣行冒熱渴甚逆旅有井衆人競趨之瞻

獨遂巡在後須飲者畢乃進其夷退無競如此東海王越鎮許昌以瞻為記室叅軍與王承謝鯤鄧攸俱在越府越與瞻等書曰禮年八歲出就外傅明始可以加師訓之則十年曰幼學明可漸先王之教也然學之所入淺體之所安深是以閑習禮容不如式瞻儀度諷誦遺言不若親承音旨小兒毗既無令淑之質不聞道德之風望諸君時以閑豫周旋誨接永嘉中為太子舍人瞻素執無鬼論物莫能難每自謂此理足可以辯正幽明

忽有一客通名詣瞻寒温畢聊談名理客甚有才辯瞻與之言良久及鬼神之事反覆甚苦客遂屈乃作色曰鬼神古今聖賢所共傳君何得獨言無即僕便是鬼於是變為異形須臾消滅瞻默然意色大惡後歲餘病卒於倉垣時年三十

孚字遥集其母即胡婢也孚之初生其姑取王延壽魯靈光殿賦曰胡人遥集於上楹而以字焉初辟太傅府遷騎兵屬避亂渡江元帝以為安東叅軍蓬髮飲酒不

以王務嬰心時帝既用申韓以救世而孚之徒未能棄
也雖然不以事任處之轉丞相從事中郎終日酣縱恒
為有司所按帝每優容之琅邪王裒為車騎將軍鎮廣
陵高選綱佐以孚為長史帝謂曰卿既統軍府郊壘多
事宜節飲也孚答曰陛下不以臣不才委之以戎旅之
重臣僶俛從事不敢有言者竊以今王蒞鎮威風赫然
皇澤遐被賊寇斂迹氛祲既澄日月自朗臣亦何可爝
火不息正應端拱嘯詠以樂當年耳遷黃門侍郎散騎

常侍嘗以金貂換酒復為所司彈劾帝宥之轉太子中庶子左衛率領屯騎校尉明帝即位遷侍中從平王敦賜爵南安縣侯轉吏部尚書領東海王師稱疾不拜詔就家用之尚書令郗鑒以為非禮帝曰就用之誠不快不爾便廢才及帝疾大漸溫嶠入受顧命過孚要與同行升車乃告之曰主上遂大漸江左危弱實資羣賢共康世務卿時望所歸今欲屈卿同受顧託孚不答固求下車嶠不許垂至臺門告嶠內迫求暫下便徒步還家

初祖約性好財孚性好屐同是累而未判其得失有詣
約見正料財物客至屏當不盡餘兩小簏以著背後傾
身障之意未能平或有詣阮正見自蠟屐因自嘆曰未
知一生當着幾量屐神色甚閑暢於是勝負始分咸和
初拜丹陽尹時太后臨朝政出舅族孚謂所親曰今江
東雖累世而年數實淺主幼時艱運終百六而庾亮年
少德信未孚以吾觀之將兆亂矣會廣州刺史劉顗卒
遂苦求出王導等以孚疏放非京尹才乃除都督交廣

寧三州軍事鎮南將軍領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假節未至鎮卒年四十九尋而蘇峻作逆識者以為知幾無子從孫廣嗣

修字宣子好易老善清言嘗有論鬼神有無者皆以人死者有鬼修獨以為無曰今見鬼者云着生時衣服若人死有鬼衣服有鬼邪論者服焉後遂伐社樹或止之修曰若社而為樹伐樹則社移樹而為社伐樹則社亡矣性簡任不修人事絶不喜見俗人遇便舍去意有所

思率爾褰裳不避晨夕至或無言但欣然相對常步行以百錢掛杖頭至酒店便獨酣暢雖當世富貴而不肯顧家無儋石之儲晏如也與兄弟同志常自得於林皐之間王衍當時談宗自以論易畧盡然有所未了研之終莫悟每云不知比沒當見能通之者不衍族子敦謂衍曰阮宣子可與言衍曰吾亦聞之但未知其亹亹之處定何如耳及與修談言寡而旨暢衍乃嘆服焉梁國張偉志趣不常自隱於屠釣修愛其才美而知其不真

偉後為黄門郎陳留内史果以世事受累修居貧年四十餘未有室王敦等歛錢為婚皆名士也時慕之者求入錢而不得修所著述甚寡嘗作大鵬賛曰蒼蒼大鵬誕自北溟假精靈鱗神化以生如雲之翼如山之形海運水擊扶揺上征翕然層舉背負太清志存天地不屑唐廷鶯鳩仰笑尺鷃所輕超世高逝莫知其情王敦時為鴻臚卿謂修曰卿常無食鴻臚丞差有禄能作不修曰亦復可爾耳遂為之轉太傅行叅軍太子洗馬避亂

南行至西陽期思縣為賊所害時年四十二

放字思度祖略齊郡太守父顗淮南内史放少與孚竝知名中興除太學博士太子中舍人庶子時雖戎車屢駕而放侍太子常說老莊不及軍國明帝甚友愛之轉黄門侍郎遷吏部郎在銓管之任甚有稱績時成帝幼冲庾氏執政放求為交州乃除監交州軍事揚威將軍交州刺史行達寧浦逢陶侃將高寶平梁碩自交州還放設饌請寶伏兵殺之寶衆擊放敗走保簡陽城得免

到州少時暴發渴見竇為祟遂卒朝廷甚悼惜之年四十四追贈廷尉放素知名而性清約不營產業為吏部郎不免飢寒王導庾亮以其名士常供給衣食子晞之南頓太守
裕字思曠宏遠不及放而以德業知名弱冠辟太宰掾大將軍王敦命為主簿甚被知遇裕以敦有不臣之心乃終日酣觴以酒廢職敦謂裕非當世實才徒有虛譽而已出為溧陽令復以公事免官由是得違敦難論者

以此貴之咸和初除尚書郎時事故之後公私弛廢裕

遂去職還家居會稽剡縣司徒王導引為從事中郎固

辭不就朝廷將欲徵之裕知不得已乃求為王舒撫軍

長史舒薨除吏部郎不就即家拜臨海太守少時去職

司空郄鑒請為長史詔徵祕書監皆以疾辭復除東陽

太守尋徵侍中不就還剡山有肥遁之志有以問王羲

之羲之曰此公近不驚寵辱雖古之沉冥何以過此又

云裕骨氣不及逸少簡秀不如真長韶潤不如仲祖思

致不如殷浩而兼有諸人之美成帝崩裕赴山陵事畢便還諸人相與追之裕亦審時流必當逐已而疾去至方山不相及劉惔歎曰我入東正當泊安石渚下耳不敢復近思曠傍裕雖不博學論難甚精嘗問謝萬云未見四本論君試為言之萬叙說既畢裕以傳嘏為長於是搆辭數百言精義入微聞者皆嗟味之裕嘗以人不須廣學正應以禮讓為先故終日靜默無所修綜而物自宗焉在剡曾有好車借無不給有人葬母意欲借而

不敢言後裕聞之乃嘆曰吾有車而使人不敢借何以車爲遂命焚之在東山久之復徵散騎常侍領國子祭酒俄而復以爲金紫光禄大夫領琅邪王師經年敦逼並無所就御史中丞周閔奏裕及謝安違詔累載並應有罪禁錮終身詔書貫之或問裕曰子屢辭徵聘而宰二郡何邪裕曰雖屢辭王命非敢爲高也吾少無宦情兼拙於人間既不能躬耕自活必有所資故曲躬二郡豈以騁能私計故耳年六十二卒三子傭寧普傭早卒

寧鄱陽太守普驃騎諮議叅軍僑子歆之中領軍寧子腆祕書監腆弟萬齡及歆之子彌之元熙中並列顯位

稽康

稽康字叔夜譙國銍人也其先姓奚會稽上虞人以避怨徙焉銍有嵇山家於其側因而命氏兄喜有當世才歷太僕宗正康早孤有奇才遠邁不羣身長七尺八寸美詞氣有風儀而土木形骸不自藻飾人以為龍章鳳姿天質自然恬靜寡慾含垢匿瑕寬簡有大量學不師

受博覽無不該通長好老莊與魏宗室婚拜中散大夫
常修養性服食之事彈琴詠詩自足於懷以為神仙稟
之自然非積學所得至於導養得理則安期彭祖之倫
可及乃著養生論又以為君子無私其論曰夫稱君子
者心不措乎是非而行不違乎道者也何以言之夫氣
靜神虛者心不存於矜尚體亮心達者情不繫於所欲
矜尚不存乎心故能越名教而任自然情不繫於所
欲故能審貴賤而通物情物情順通故大道無違越名

任心故是非無措也是故言君子則以無措為主以通物為美言小人則以匿情為非以違道為闕何者匿情矜吝小人之至惡虛心無措君子之篤行也是以大道言及吾無身吾又何患無以生為貴者是賢於貴生也由斯而言夫至人之用心固不存有措矣故曰君子行道忘其為身斯言是矣君子之行賢也不察於有度而後行也任心無邪不議於善而後正也顯情無措不論於是而後為也是故傲然忘賢而賢與度會忽然任心

而心與善遇儻然無措而事與是俱也其畧如此蓋其胸懷所寄以高契難期每思郢質所與神交者惟陳留阮籍河內山濤豫其流者河內向秀沛國劉伶籍兄子咸琅邪王戎遂為竹林之游世所謂竹林七賢也戎自言與康居山陽二十年未嘗見其喜慍之色康嘗採藥游山澤會其得意忽焉忘反時有樵蘇者遇之咸謂神至汲郡山中見孫登康遂從之游登沉默自守無所言說康臨去登曰君性烈而才雋其能免乎康又遇王烈

共入山烈嘗得石髓如飴即自服半餘半與康皆凝而為石又於石室中見一卷素書遽呼康往取輒不復見烈歎曰叔夜志趣非常而輒不遇命也其神心所感每遇幽逸如此山濤將去選官舉康自代康乃與濤書告絶曰閒足下欲以吾自代雖事不行知足下故不知之也恐足下羞庖人之獨割引尸祝以自助故為足下陳其可不老子莊周吾之師也親居賤職柳下惠東方朔達人也安乎卑位吾豈敢短之哉又仲尼兼愛不羞執

鞭子文無欲卿相而三為令尹是乃君子思濟物之意也所謂達能兼善而不渝窮則自得而無悶以此觀之故知堯舜之居世許由之巖棲子房之佐漢接輿之行歌其揆一也仰瞻數君可謂能遂其志者也故君子百行殊塗同致循性而動各附所安故有處朝廷而不出入山林而不反之論且延陵高子臧之風長卿慕相如之節意氣所先亦不可奪也吾每讀尚子平臺孝威傳慨然慕之想其為人加少孫露母兄驕恣不涉經學又

讀老莊重增其放故使榮進之心日頽任逸之情轉篤阮嗣宗口不論人過吾毎師之而未能及至性過人與物無傷惟飲酒過差耳至為禮法之士所繩疾之如仇讐幸頼大將軍保持之耳吾以不如嗣宗之資而有慢弛之闕又不識物情闇於機宜無萬石之慎而有好盡之累久與事接疵釁日興雖欲無患其可得乎又聞道士遺言餌朮黄精令人久壽意甚信之游山澤觀魚鳥心甚樂之一行作吏此事便廢安能舍其所樂而從其

所懼哉夫人之相知貴識其天性因而濟之禹不逼伯成子高全其長也仲尼不假蓋於子夏護其短也近諸葛孔明不迫元直以入蜀華子魚不彊幼安以卿相此可謂能相終始真相知者也自卜已審若道盡塗殫則已耳足下無事寃之令轉於溝壑也吾新失母兄之歡意常悽切女年十三男年八歲未及成人況復多疾顧此悢悢如何可言今但欲守陋巷教養子孫時時與親舊敘離闊陳說平生濁酒一盃彈琴一曲志意畢矣豈

可見黃門而稱貞哉若趣欲共登王塗期於相致時為懽益一旦迫之必發狂疾自非重讐不至此也既以解足下并以為别此書既行知其不可羈屈也性絕巧而好鍛宅中有一柳樹甚茂乃激水圜之每夏月居其下以鍛東平呂安服康高致每一相思輒千里命駕康友而善之後安為兄所枉訴以事繫獄辭相證引遂復收康康性慎言行一旦縲紲乃作幽憤詩曰嗟余薄祜少遭不造哀煢靡識越在襁褓母兄鞠育有慈無威恃愛

肆好不訓不師爰及冠帶憑寵自放抗心希古任其所
尚託好莊老賤物貴身志在守樸養素全真曰予不敏
好善闇人子玉之敗屢增惟塵大人含弘藏垢懷恥人
之多僻政不由己惟此褊心顯明臧否感悟思愆怛若
創痏欲寡其過謗議沸騰性不傷物頻致怨憎昔慙柳
惠今愧孫登內負宿心外恧良朋仰慕嚴鄭樂道閑居
與世無營神氣晏如咨予不淑嬰累多虞匪降自天寔
由頑疎理弊患結卒致囹圄對答鄙訊縶此幽阻實恥

訟寃時不我與雖曰義直神辱志沮澡身滄浪曷云能補雍雍鳴鴈厲翼北游順時而動得意忘憂嗟我憤歎曾莫能疇事與願違遘茲淹留窮達有命亦又何求古人有言善莫近名奉時恭默咎悔不生萬石周慎安親保榮世務紛紜祇攪余情安樂必誡乃終利貞煌煌靈芝一年三秀予獨何為有志不就懲難思復心焉内疚庶朂將來無馨無臭採薇山阿散髮巖岫永嘯長吟頤神養壽初康居貧嘗與向秀共鍛於大樹之下以自贍

給潁川鍾會貴公子也精練有才辯故往造焉康不為之禮而鍛不輟良久會去康謂曰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會曰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會以此憾之及是言於文帝曰嵇康卧龍也不可起公無憂天下顧以康為慮耳因譖康欲助毋丘儉賴山濤不聽昔齊戮華士魯誅少正卯誠以害時亂教故聖賢去之康安等言論放蕩非毁典謨帝王者所不宜容宜因釁除之以淳風俗帝既昵聽信會遂并害之康將刑東市太學生三千

人請以為師弗許康顧視日影索琴彈之曰昔袁孝尼嘗從吾學廣陵散吾每靳固之廣陵散於今絶矣時年四十海内之士莫不痛之帝尋悟而恨焉初康嘗游乎洛西暮宿華陽亭引琴而彈夜分忽有客詣之稱是古人與康共談音律辭致清辯因索琴彈之而為廣陵散聲調絶倫遂以授康仍誓不傳人亦不言其姓字康善談理又能屬文其高情遠趣率然玄遠撰上古以來高士為之傳贊欲友其人於千載也又作太師箴亦足以

明帝王之道焉後作聲無哀樂論甚有條理子紹别有

傳

向秀

向秀字子期河内懷人也清悟有遠識少為山濤所知

雅好老莊之學莊周著内外數十篇歷世方士雖有觀

者莫適論其旨統也秀乃為之隱解發明奇趣振起玄

風讀之者超然心悟莫不自足一時也惠帝之世郭象

又述而廣之儒墨之迹見鄙道家之言遂盛焉始秀欲

注嵇康曰此書誼復須注正是妨人作樂耳及成示康曰殊復勝不又與康論養生辭難往復蓋欲發康高致也康善鍜秀為之佐相對欣然傍若無人又共呂安灌園於山陽康既被誅秀應本郡計入洛文帝問曰聞有箕山之志何以在此秀曰以為巢許狷介之士未達堯心豈足多慕帝甚悅秀乃自此役作思舊賦云余與嵇康呂安居止接近其人並有不羈之才嵇意遠而疎呂心曠而放其後並以事見法嵇博綜伎藝於絲竹特妙

臨當就命顧視日影索琴而彈之逝將西邁經其舊廬于時日薄虞泉寒冰淒然鄰人有吹笛者發聲寥亮追想曩昔游宴之好感音而歎故作賦曰將命適於遠京兮遂旋反以北徂濟黃河以汎舟兮經山陽之舊居瞻曠野之蕭條兮息余駕乎城隅踐二子之遺迹兮歷窮巷之空廬歎黍離之愍周兮悲麥秀於殷墟追昔以懷今兮心徘徊以躊躇棟宇在而弗毀兮形神逝其焉如昔李斯之受罪兮歎黃犬而長吟悼嵇生之永辭兮顧

日影而彈琴託運遇於領會兮寄餘命於寸陰聽鳴笛之慷慨兮妙聲絶而復尋佇駕言其將邁兮故援翰以寫心後為散騎侍郎轉黄門侍郎散騎常侍在朝不任職容迹而已卒於位二子純悌

劉伶

劉伶字伯倫沛國人也身長六尺容貌甚陋放情肆志常以細宇宙齊萬物為心澹默少言不妄交游與阮籍嵆康相遇欣然神解携手入林初不以家產有無介意

常乘鹿車攜一壺酒使人荷鍤而隨之謂曰死便埋我其遺形骸如此嘗渴甚求酒於其妻妻捐酒毀器涕泣諫曰君酒太過非攝生之道必宜斷之伶曰善吾不能自禁惟當祝鬼神自誓耳便可具酒肉妻從之伶跪祝曰天生劉伶以酒為名一飲一斛五斗解酲婦兒之言慎不可聽仍引酒御肉隗然復醉嘗醉與俗人相忤其人攘袂奮拳而往伶徐曰雞肋不足以安尊拳其人笑而止伶雖陶兀昏放而機應不差未嘗厝意文翰惟著

酒德頌一篇其辭曰有大人先生以天地為一朝萬期為須臾日月為扃牖八荒為庭衢行無轍迹居無室廬幕天席地縱意所如止則操巵執觚動則挈榼提壺惟酒是務焉知其餘有貴介公子搢紳處士聞吾風聲議其所以乃奮袂攘襟怒目切齒陳説禮法是非鋒起先生於是方捧甖承槽銜盃漱醪奮髯箕踞枕麴藉糟無思無慮其樂陶陶兀然而醉怳爾而醒靜聽不聞雷霆之聲熟視不睹泰山之形不覺寒暑之切肌利欲之感

情俯觀萬物擾擾焉若江海之載浮萍二豪侍側焉如蜾蠃之與螟蛉嘗爲建威參軍泰始初對策盛言無爲之化時輩皆以高第得調伶獨以無用罷竟以壽終

謝鯤

謝鯤字幼輿陳國陽夏人也祖纘典農中郎將父衡以儒素顯仕至國子祭酒鯤少知名通簡有高識不修威儀好老易能歌善鼓琴王衍嵇紹並竒之永興中長沙王乂入輔政時有疾鯤者言其將出奔乂欲鞭之鯤解

衣就罰曾無忤容旣舍之又無喜色太傅東海王越聞其名辟為掾任達不拘尋坐家僮取官稾除名于時名士王玄阮修之徒並以鯤初登宰府便至黜辱為之歎恨鯤聞之方清歌鼓琴不以屑意莫不服其遠暢而恬於榮辱鄰家高氏女有美色鯤嘗挑之女投梭折其兩齒時人為之語曰任達不已幼輿折齒鯤聞之慠然長嘯曰猶不廢我嘯歌越尋更辟之轉叅軍事鯤以時方多故乃謝病去職避地于豫章嘗行經空亭中夜宿此

亭舊每殺人將曉有黃衣人呼鯤字令開戶鯤憺然無懼色便於窻中度手牽之胛斷視之鹿也尋血獲焉爾後此亭無復妖怪左將軍王敦引為長史以討杜弢功封咸亭侯母憂去職服闋遷敦大將軍長史時王澄在敦坐見鯤談話無勌惟歎謝長史可與言都不眄敦其為人所慕如此鯤不徇功名無砥礪行居身於可否之閒雖自處若穢而動不累高敦有不臣之迹顯於朝野鯤知不可以道匡弼乃優游寄遇不屑政事從容諷議

卒歲而已每與畢卓王尼阮放羊曼桓彝阮孚等縱酒敦以其名高雅相賓禮嘗使至都明帝在東宫見之甚相親重問曰論者以君方庾亮自謂何如答曰端委廟堂使百僚準則鯤不如亮一丘一壑自謂過之温嶠嘗謂鯤子尚曰尊大君豈惟識量淹遠至於神鑒沉深雖諸葛瑾之喻孫權不過也及敦將為逆謂鯤曰劉隗奸邪將危社稷吾欲除君側之惡匡主濟時何如對曰隗誠始禍然城狐社鼠也敦怒曰君庸才豈達大理出鯤

為豫章太守又留不遣藉其才望逼與俱下敦至石頭歎曰吾不復得為盛德事矣鯤曰何為其然但使自今以往日忘日去耳初敦謂鯤曰吾當以周伯仁為尚書令戴若思為僕射及至都復曰近來人情何如鯤對曰明公之舉雖欲大存社稷然悠悠之言實未達高義周顗戴若思南北人士之望明公舉而用之羣情帖然矣是日敦遣兵收周戴而鯤弗知敦怒曰君麄疎邪二子不相當吾已收之矣鯤與顗素相親重聞之愕然若喪

諸已叅軍王嶠以敦誅顗諫之甚切敦大怒命斬嶠時人士畏懼莫敢言者鯤曰明公舉大事不戮一人嶠以獻替忤旨便以舋鼓不亦過乎敦乃止敦既誅害忠賢而稱疾不朝將還武昌鯤喻敦曰公大存社稷建不世之勲然天下之心實有未達若能朝天子使君臣釋然萬物之心於是乃服杖衆望以順羣情盡沖退以奉主上如斯則勲侔一匡名垂千載矣敦曰君能保無變乎對曰鯤近日入覲主上側席遲得見公宫省穆然必無

虞矣公若入朝鯤請侍從敦勃然曰正復殺君等數百人亦復何損於時竟不朝而去是時朝望被害皆為其憂而鯤推理安常時進正言敦既不能用内亦不悅軍還使之郡莅政清肅百姓愛之尋卒官時年四十三敦死後追贈太常謚曰康子尚嗣别有傳

胡毋輔之

胡毋輔之字彦國泰山奉高人也高祖班漢執金吾父原練習兵馬山濤稱其才堪邊任舉為太尉長史終河

南令輔之少擅高名有知人之鑒性嗜酒任縱不拘小節與王澄王敦庾敳俱為太尉王衍所昵號曰四友澄嘗與人書曰彥國吐佳言如鋸木屑霏霏不絶誠為後進領袖也辟別駕太尉掾並不就以家貧求試守繁昌令始節酒自厲甚有能名遷尚書郎豫討齊王冏賜爵陰平男累轉司徒左長史復求外出為建武將軍樂安太守與郡人光逸晝夜酣飲不視郡事成都王穎為太弟名為中庶子遂與謝鯤王澄阮修王尼畢卓俱為放

達嘗過河南門下飲河南騶王子博箕坐其傍輔之叱
使取火子博曰我卒也惟不乏吾事則已安復為人使
輔之因就與語歎曰吾不及也薦之河南尹樂廣廣召
見甚悅之擢為功曹其甄拔人物若此東海王越聞輔
之名引為從事中郎復補振威將軍陳留太守王彌經
其郡輔之不能討坐免官尋除寧遠將軍揚州刺史不
之職越復以為右司馬本州大中正越薨避亂渡江元
帝以為安東將軍諮議祭酒遷揚武將軍湘州刺史假

節到州未幾卒時年四十九子謙之

謙之字子光才學不及父而傲縱過之至酣醉常呼其父字輔之亦不以介意談者以為狂輔之正酣飲謙之闚而厲聲曰彦國年老不得為爾將令我尻背東壁輔之歡笑呼入與共飲其所為如此年未三十卒

畢卓

畢卓字茂世新蔡鮦陽人也父諶中書郎卓少希放達為胡母輔之所知太興末為吏部郎常飲酒廢職比舍

郎釀熟卓因醉夜至其甕閒盜飲之為掌酒者所縛明旦視之乃畢吏部也遽釋其縛卓遂引主人宴於甕側致醉而去卓嘗謂人曰得酒滿數百斛船四時甘味置兩頭右手持酒杯左手持蟹螯拍浮酒船中便足了一生矣及過江為温嶠平南長史卒官

王尼

王尼字孝孫城陽人也或云河内人本兵家子寓居洛陽卓犖不羈初為護軍府軍士胡母輔之與瑯邪王澄

北地傅暢中山劉輿頴川荀邃河東裴遐迭屬河南功曹甄述及洛陽令曹攄請解之攄等以制旨所及不敢輔之等齎羊酒詣護軍門門吏疏名呈護軍護軍歎曰諸名士持羊酒來將有以也尼時以給府養馬輔之等入遂坐馬廐下與尼炙羊飲酒醉飽而去竟不見護軍護軍大驚即與尼長假因免為兵東瀛公騰辟為車騎府舍人不就時尚書何綏奢侈過度尼謂人曰綏居亂世矜豪乃爾將死不久人曰伯蔚聞言必相危害尼曰

伯蔚比聞我語已死矣未幾綏果為東海王越所殺初入洛尼詣越不拜越問其故尼曰公無宰相之能是以不拜因數之言甚切又云公負尼物越大驚曰寧有是也尼曰昔楚人亡布謂令尹盜之令尼屋舍資財悉為公軍人所畧尼今飢凍是亦明公之負也越大笑即賜絹五十疋諸貴人聞競往餉之洛陽陷避亂江夏時王澄為荆州刺史遇之甚厚尼早喪婦有一子無居宅惟畜露車有牛一頭每行輒使御之暮則共宿車上常歎

曰滄海横流處處不安也俄而澄卒荆土饑荒尼不得食乃殺牛壊車煮肉噉之既盡父子俱餓死

羊曼

羊曼字祖延太傅祜兄孫也父暨陽平太守曼少知名本州禮命太傅辟皆不就避難渡江元帝以為鎮東參軍轉丞相主簿委以機密歷黄門侍郎尚書吏部郎晉陵太守以公事免曼任達頽縱好飲酒温嶠庾亮阮放桓彛同志友善並為中興名士時州里稱陳留阮放為

宏伯高平郄鑒為方伯泰山胡母輔之為達伯濟陰卞壼為裁伯陳留蔡謨為朗伯阮孚為誕伯高平劉綏為委伯而曼為黜伯凡八人號兗州八伯蓋擬古之八儁也王敦既與朝廷乖貳羈錄朝士曼為右長史曼知敦不臣終日酣醉諷議而已敦以其士望厚加禮遇不委以事故得不涉其難敦敗代阮孚為丹陽尹時朝士過江初拜官相飾供饌曼拜丹陽客來早者得佳設日晏則漸罄不復及精隨客早晚而不問貴賤有羊固拜臨

海太守竟日皆美雖晚至者猶獲盛饌論者以固之豐腆乃不如曼之真率蘇峻作亂加前將軍率文武守雲龍門王師不振或勸曼避峻曼曰朝廷破敗吾安所求生勒馬不動為峻所害年五十五峻平追贈太常子貢嗣少知名尚明帝女南郡悼公主除祕書郎早卒弟聃字彭祖少不經學時論皆鄙其凡庸先是兖州有八伯之號其後更有四伯大鴻臚陳留江泉以能食為穀伯豫章太守史疇以大肥為笨伯散騎郎高平張嶷以

狡妄為猾伯而融以狠戾為瑣伯蓋擬古之四凶融初辟元帝丞相府累遷廬陵太守剛克麤暴恃國戚縱恣尤甚睚眦之嫌輒加刑殺疑郡人簡良等為賊殺二百餘人誅及嬰孩所髡鎖復百餘庾亮執之歸于京都有司奏融罪當死以景獻皇后是其祖姑應八議成帝詔曰此事古今所無何八議之有猶未忍肆之市朝其賜命獄所兄子賁尚公主自表求解婚詔曰罪不相及古今之令典也融雖極法於賁何有其特不聽離婚琅邪

太妃山氏聃之甥也入殿叩頭請命王導又啓聃罪不容恕宜極重法山太妃憂慼成疾陛下罔極之恩宜蒙生全之宥於是詔下曰太妃惟此一舅發言摧咽乃至吐血情慮深重朕往丁荼毒受太妃撫育之恩同於慈親若不堪難忍之痛以致頓斃朕亦何顔以寄今便原聃生命以慰太妃渭陽之思於是除名頃之遇疾恒見簡良等爲祟旬日而死

光逸

光逸字孟祖樂安人也初為博昌小吏縣令使逸送客冒寒舉體凍濕還遇令不在逸解衣炙之入令被中臥令還大怒將加嚴罰逸曰家貧衣單沾濕無可代若不暫溫勢必凍死奈何惜一被而殺一人乎君子仁愛必不爾也故寢而不疑令奇而釋之後為門亭長迎新令至京師胡毋輔之與荀邃共詣令家望見逸謂邃曰彼似奇才便呼上車與談良乆果俊器令恠客不入吏白與光逸語令大怒除逸名斥遣之後舉孝廉為州從事

棄官投輔之輔之時為太傅越從事中郎薦逸於越越以寒門而不召越後因閑宴責輔之無所舉薦輔之曰前舉光逸公以非世家不名非不舉也越即辟焉書到郡縣皆以為誤審知是逸乃備禮遣之尋以世難避亂渡江復依輔之初至屬輔之與謝鯤阮放畢卓羊曼桓彝阮孚散髮裸裎閉室酣飲已累日逸將排戶入守者不聽逸便於戶外脫衣露頭於狗竇中窺之而大叫輔之驚曰他人決不能爾必我孟祖也遽呼入遂與飲不

捨晝夜時人謂之八達元帝以逸補軍諮祭酒中興建

為給事中卒官

史臣曰夫學非常道則物靡不通理有忘言則在情斯

遣其進也撫俗同塵不居名利其退也餐和履順以保

天真若乃一其本源體無為之用分其華葉開寓言之

道是以伯陽垂範鳴謙置式欲崇諸已先下於人猶大

樂無聲而蹌鸞斯應者也莊生放達其旨而馳辯無窮

棄彼榮華則俯輕爵位懷其道術則顧蔑王公舐痔兼

車鳴鳶吞腐以茲自口於焉翫物殊異虛舟有同攘臂嵇阮竹林之會劉畢芳樽之友馳騁莊門排登李室若夫儀天布憲百官從軌經禮之外棄而不存是以帝堯縱許由於埃壒之表光武舍子陵於潺湲之瀨松蘿低舉用以優賢巖水澄華茲焉賜隱臣行厥志主有嘉名至於嵇康遺巨源之書阮氏創先生之傳軍諮散髮吏部盜樽豈以世疾名流茲焉自垢臨鍛竈而不迴登廣武而長歎則嵇琴絕響阮氣徒存通其旁徑必彫風俗

名以效官居然尸素軌躅之外或有可觀者焉咸能符
契情靈各敦終始愴神交於晚笛或相思而動駕史臣
是以拾其遺事附于篇云
贊曰老莊宏旨植孔敎提衡各存其趣道貴無名相彼非
禮遵途叔達生秋水揚波春雲斂映旨酒厥德憑虛其性
不蹴斯風誰虧王政

晉書卷四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晉書卷五十 五十一

詳校官侍讀臣陳崇本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張　埍

校對官中書臣王慶長

謄錄監生臣陳元熙

謄錄監生臣郭洽怡

晉書卷五十

唐　太　宗　文　皇　帝　御　撰

列傳第二十

曹志

曹志字允恭譙國譙人魏陳思王植之孽子也少好學以才行稱夷簡有大度兼善騎射植曰此保家主也立以為嗣後改封濟北王武帝為撫軍將軍迎陳留王于

鄴志夜謁見帝與語自暮達旦甚奇之及帝受禪降為鄄城縣公詔曰昔在前世雖歷運迭興至於先代苗裔傳祚不替或列藩九服式序王官選衆命賢惟德是與蓋至公之道也魏氏諸王公養德藏器壅滯曠久前雖有詔當須簡授而自頃衆職少缺未得式敘前濟北王曹志履德清純才高行絜好古博物為魏宗英朕甚嘉之其以志為樂平太守志在郡上書以為宜尊儒重道請為博士置吏卒遷章武趙郡太守雖累郡職不以政

事為意晝則游獵夜誦詩書以聲色自娯當時見者未審其量也咸寧初詔曰鄄城公曺志篤行履素達學通識宜在儒林以弘胄子之教其以志為散騎常侍國子博士帝嘗閱六代論問志曰是卿先王所作邪志對曰先王有手所作目録請歸尋按還奏曰按録無此帝曰誰作志曰以臣所聞是臣族父冏所作以先王文髙名著欲令書傳於後是以假託帝曰古來亦多有是顧謂公卿曰父子證明足以為審自今以後可無復疑後遷

祭酒齊王攸將之國下太常議崇錫文物時博士秦秀等以為齊王宜内匡朝政不可之藩志又常恨其父不得志於魏因愴然歎曰安有如此之才如此之親不得樹本助化而逺出海隅晉朝之隆其殆乎哉乃奏議曰伏聞大司馬齊王當出藩東夏備物盡禮同之二伯今陛下為聖君稷契為賢臣内有魯衛之親外有齊晉之輔坐而守安此萬世之基也古之夾輔王室同姓則周公其人也異姓則太公其人也皆身在内五世反葬後

雖有五霸代興桓文譎主下有請隧之僭上有九錫之禮終於譎而不正驗於尾大不掉豈與召公之歌棠棣周詩之詠鴟鴞同日論哉今聖朝創業之始始之不諒後事難工幹植不彊枝葉不茂骨鯁不存皮膚不充自羲皇以來豈是一姓之獨有欲結其心者當有磐石之固夫欲享萬世之利者當與天下議之故天之聰明自我人之聰明秦魏欲獨擅其威而財得沒其身周漢能分其利而親踈為之用此自聖主之深慮日月之所照

事雖淺當深謀之言雖輕當重思之志備位儒官若言
不及禮是志寇竊知忠不言議所不敢志以為當如博
士等議議成當上見其從弟高邑公嘉嘉曰兄議甚切
百年之後必書晉史目下將見責邪帝覽議大怒曰曾
志尚不明吾心況四海乎以議者不指答所問橫造異
論策免太常鄭默於是有司奏收志等結罪詔惟免志
官以公還第其餘皆付廷尉頃之志復為散騎常侍遭
母憂居喪過禮因此篤病喜怒失常九年卒太常奏以

惡謚崔褒歎曰魏顆不從亂以病為亂故也今謚曹志
而謚其病豈謂其病不為亂乎於是謚為定

庾峻

庾峻字山甫頴川鄢陵人也祖乘才學洽聞漢司徒辟
有道徵皆不就伯父嶷中正簡素仕魏為太僕父道廉
退貞固養志不仕牛馬有蹊齧者恐傷人不貨於市及
諸子貴賜拜太中大夫峻少好學有才思嘗游京師聞
魏散騎常侍蘇林老疾在家往候之林嘗就乘學見峻

流涕良久曰尊祖高才而性退讓慈和汎愛清靜寡欲不營當世惟修德行而已鄢陵舊五六萬戸聞今裁有數百君二父孩抱經亂獨至今日尊伯為當世令器君兄弟復俊茂此尊祖積德之所由也歷郡功曹舉計掾州辟從事太常鄭袤見峻大奇之舉為博士時重莊老而輕經史峻懼雅道陵遲乃潛心儒典屬高貴鄉公幸太學問尚書義於峻峻援引師說發明經旨申暢疑滯對答詳悉遷祕書丞長安有大獄久不決拜峻侍御史

往斷之朝野稱允武帝踐阼賜爵關中侯遷司空長史轉祕書監御史中丞拜侍中加諫議大夫常侍帝講詩中庶子何邵論風雅正變之義峻起難往反四坐莫能屈之是時風俗趣競禮讓陵遲峻上疏曰臣聞黎庶之性人衆而賢寡設官分職則官寡而賢衆為賢衆而多官則妨化以無官而棄賢則廢道是故聖王之御世也因人之性或出或處故有朝廷之士又有山林之士朝廷之士佐主成化猶人之有股肱心膂共為一體也山

林之士被褐懷玉太上棲於丘園髙節出於衆庶其次輕爵服遠恥辱以全名最下就列位雖無功而能知止彼其清卲足以抑貪汙退讓足以息鄙事故在朝之士聞其風而悅之將受爵者皆恥躬之不逮斯山林之士避寵之臣所以為美也先王嘉之節雖離世而德合于主行雖詭朝而功同于政故大者有玉帛之命其次有几杖之禮以厚德載物出處有地既廊廟多賢才而野人亦不失為君子此先王之弘也秦塞斯路利出一官

唯有處士之名而無爵列於朝者商君謂之六蝎韓非謂之五蠹時不知德惟爵是聞故閭閻以公乘侮其鄉人郎中以上爵傲其父兄漢祖反之大暢斯否任蕭曹以天下重四皓於南山以張良之勲而班在叔孫之後盖公之賤而曹相諮之以政帝王貴德於上俗亦反本於下故田叔等十人漢廷臣無能出其右者而未嘗干祿於時以釋之之貴結王生之襪於朝而其名愈重自非主臣尚德兼愛孰能通天下之志如此其大者乎夫

不草百王之弊徒務救世之政文士競智而務入武夫恃力而爭先官高矣而意未滿功報矣其求不已又國無隨才任官之制俗無難進易退之恥位一高雖無功而不見下己負敗而復見用故因前而升則處士之路塞矣又仕者黜陟無章是以普天之下先競而後讓舉世之士有進而無退大人溺於動俗執政撓於羣言衡石為之失平清濁安可復分昔者先王患向之所以取天下者今之為弊是故功成必改其物業定必易其教

雖以爵禄使下臣無貪陵之行雖以甲兵定功主無窮武之悔也臣愚以為古者大夫七十懸車今自非元功國老三司上才可聽七十致仕則士無懷禄之嫌矣其父母八十可聽終養則孝莫大於事親矣吏歷試無績依古終身不仕則官無秕政矣能小而不能大可降還涖小則使人以器矣人主進人以禮退人以禮人臣亦量能受爵矣其有孝如王陽臨九折而去官潔如貢禹冠一免而不著及知止如王孫知足如疏廣雖去列位

而居東野與人父言依於慈與人子言依於孝此其出言合於國檢危行彰於本朝去勢如脫屣路人為之隕涕辭寵如金石庸夫為之興行是故先王許之而聖人貴之夫人之性陵上猶水之趣下也益而不已必決升而不已必困始於匹夫行義不敢終於皇輿為之敗績固不可不慎也下人并心進趣上宜以退讓去其甚者退讓不可以刑罰使莫若聽朝士時時從志山林往往間出無使入者不能復出往者不能復反然後出處交

泰提衡而立時靡有爭天下可得而化矣又疾世浮華不修名實著論以非之文繁不載九年卒詔賜朝服一具衣一襲錢三十萬臨終勑子珉朝卒夕殯幅巾布衣葬勿擇日珉奉遵遺命斂以時服二子珉敳

珉字子琚性淳和好學行已忠恕少歷散騎常侍本國中正侍中封長岑男懷帝之沒劉元海也珉從在平陽元海大會因使帝行酒珉不勝悲憤再拜上酒因大號哭賊惡之會有告珉及王儁等謀應劉琨者元海因圖

弑逆珉等並遇害初洛陽之未陷也珉為侍中直于省內謂同僚許遐曰世路如此禍難將及吾當死乎此屋耳及是竟不免焉太元末追謚曰貞

敳字子嵩長不滿七尺而腰帶十圍雅有遠韻為陳留相未嘗以事嬰心從容酣暢寄通而已處衆人中居然獨立嘗讀老莊曰正與人意闇同太尉王衍雅重之敳見王室多難終知嬰禍乃著意賦以豁情衍賈誼之服鳥也其詞曰至理歸於渾一兮榮辱固亦同貫存亡既

已均齊兮正盡死復何歎物咸定於無初兮俟時至而後驗若四節之素代兮豈當今之得遠且安有壽之與夭兮或者情横多戀宗統竟初不別兮大徳亡其情願蠢動皆神之為兮癡聖惟質所建真人都遣穢累兮性茫蕩而無岸縱驅於遼廓之庭兮委體乎寂寥之館天地短於朝生兮億代促於始旦顧瞻宇宙微細兮眇若豪鋒之半飄飄玄曠之域兮深莫暢而靡玩冗與自然并體兮融液忽而四散從子亮見賦問曰若有意也非

賦所盡若無意也復何所賦答曰在有無之間耳遷吏部郎是時天下多故機變屢起敳常靜黙無為叅東海王越太傅軍事轉軍諮祭酒時越府多儁異敳在其中常自袖手豫州牧長史河南郭象善老莊時人以為王弼之亞敳甚知之每曰郭子玄何必減庾子嵩象後為太傅主簿任事專勢敳謂象曰卿自是當世大才我疇昔之意都已盡矣敳有重名為搢紳所推而聚斂積實談者譏之都官從事溫嶠奏之敳更器嶠目嶠森森如

千丈松雖礧砢多節施之大廈有棟梁之用時劉輿見
任於越人士多為所構惟敳縱心事外無迹可閒後以
其性儉家富說越令就換錢千萬兾其有吝因此可乘
越於衆坐中問於敳而敳乃頹然已醉幘墮机上以頭
就穿取徐答云下官家有二千萬隨公所取矣輿於是
乃服越甚悦因曰不可以小人之慮度君子之心王衍
不與敳交敳卿之不置衍曰君不得為耳敳曰卿自君
我我自卿卿我自用我家法卿自用卿家法衍甚奇之

石勒之亂與衍俱被害時年五十

郭象

郭象字子玄少有才理好老莊能清言太尉王衍每云聽象語如懸河瀉水注而不竭州郡辟召不就常閑居以文論自娛後辟司徒掾稍至黄門侍郎東海王越引為太傅主簿甚見親委遂任職當權熏灼内外由是素論去之永嘉末病卒著碑論十二篇先是註莊子者數十家莫能究其旨統向秀於舊註外而為解義妙演奇

致大暢𤣥風惟秋水至樂二篇未竟而秀卒秀子幼其義零落然頗有别本遷流象為人行薄以秀義不傳于世遂竊以為已注乃自註秋水至樂二篇又易馬蹄一篇其餘衆篇或點定文句而已其後秀義别本出故今有向郭二莊其義一也

庾純

庾純字謀甫博學有才義為世儒宗郡補主簿仍叅征南府累遷黄門侍郎封關内侯歷中書令河南尹初純

以賈充姦佞與任愷共舉充西鎮關中充由是不平充甞宴朝士而純後至充謂曰君行常居人前今何以在後純曰旦有小市井事不了是以來後世言純之先甞有伍伯者充之先有市魁者充純以此相譏焉充自以位隆望重意殊不平及純行酒充不時飲純曰長者為壽何敢爾乎充曰父老不歸供養將何言也純因發怒曰賈充天下兇兇由爾一人充曰充輔佐二世蕩平巴蜀有何罪而天下為之兇兇純曰高貴鄉公何在衆坐

因罷充左右欲執純中護軍羊琇侍中王濟佑之因得出充慙怒上表解職純懼上河南尹關内侯印綬上表自劾曰司空公賈充請諸卿校并及臣臣不自量飲酒過多醉亂行酒重酌於公公不肯飲言語往來公遂訶臣父老不歸供養卿為無天地臣不服罪自引而更忿怒厲聲名公臨時諠譊遂至荒越禮八十月制誠以衰老之年變難無常也臣不惟生育之恩求養老父而懷禄貪榮烏鳥之不若充為三公論道興化以教義責臣

是也而以枉錯直居下犯上醉酒迷荒昏亂儀度臣得以凡才擢授顯任易戒濡首論誨酒困而臣闇義不服過言盈庭黷慢台司違犯憲度不可以訓請臺免臣官廷尉結罪大鴻臚削爵土勑身不謹伏須罪誅御史中丞孔恂劾純請免官詔曰先王崇尊卑之禮明貴賤之序著溫克之德記沉湎之禍所以光宣道化示人軌儀也昔廣漢陵慢宰相獲犯上之刑灌夫託醉肆忿致誅斃之罪純以凡才備位卿尹不惟謙敬之節不忌覆車

之戒陵上無禮悖言自口宜加顯黜以肅朝倫遂免純官又以純父老不求供養使據禮典正其臧否太傅何曾太尉荀顗驃騎將軍齊王攸議曰凡斷正臧否宜先稽之禮律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政新令亦如之按純父年八十一兄弟六人三人在家不廢侍養純不求供養其於禮律未有違也司空公以純備位卿尹望其有加於人而純荒酒肆其忿怒臣以為純不遠布孝至之行而近惜常人之失應在譏貶司徒石

苞議純榮官忘親惡閒格言不忠不孝宜除名削爵土司徒西曹掾劉斌議以為敦叙風俗以人倫為先人倫之教以忠孝為主忠故不忘其君孝故不忘其親若孝必專心於色養則明君不得而臣忠必不顧其親則父母不得而子也是以為臣者必以義斷其恩為子也必以情割其義在朝則從君之命在家則隨父之制然後君父兩濟忠孝各序純兄峻以父老求歸峻若得歸純無不歸之勢峻不得歸純無得歸之理純雖自聞同不

見聽近遼東太守孫和廣漢太守鄧良皆有老母良無兄弟授之遠郡辛苦自歸皆不見聽且純近為京尹父在界內時得自啓定省獨於禮法外處其貶黜斌愚以為非理也禮年八十一子不從政純有二弟在家不為違禮又令年九十乃聽悉歸令純父實未九十不為犯令罵辱宰相宜加放斥以明國典聖恩愷悌示加貶退臣愚無所清議河南功曹史龐札等表曰臣郡前尹闗內侯純醉酒失常戊申詔書既免尹官以父篤老不求

供養下五府依禮典正其臧否臣謹按三王養老之制八十一子不從政九十其家不從政斯誠使人無闕孝養之道為臣不違在公之節也先王制禮垂訓莫尚於周當其時也姬公留周伯禽之魯孝子不匱典禮無愆今公府議七十時制八十月制欲以駮奪從政之限削除爵土是為公旦立法還自越之魯侯為子即為罰首也石奮期頤四子列郡近太宰獻王諸子亦在藩外古今同符忠孝並濟臣聞悔吝之疵君子有之尹性少飲

多遂至沉醉尹醒聞之悼恨前失執謙引罪深自奏劾求入重法令公府不原所由而謂傲狠是為重罪過醉之言而沒迷復之義也臣聞父子天性愛由自然君臣之交出自義合而求忠臣必於孝子是以先王立禮敬同於父原始要終齊於所生如此猶患人臣罕能致身今公府議云禮律雖有常限至於疾病歸養不奪其志如此則為禮禁正直而陷人以詐違越王制開其殆原尹少履清苦事親色養歷職內外公廉無私此陛下之

所以屢發明詔而尹之所以仍見擢授也尹行已也恭
率下也敬先衆後已實是宿心一旦由醉責以慕慢按
奏狀不忠不孝羣公建議削除爵土此愚臣所以自悲
自悼拊心泣血也按令父母年過八十聽令其子不給
限外職誠以得有歸來之緣令尹居在郡内前每表屢
蒙定省尹昆弟六人三人在家孝養不廢兄侍中峻家
之嫡長往比自表求歸供養詔喻不聽國體法同兄弟
無異而虚責尹不求供養如斯臣懼長假飾之名而損

忠誠之實也夫禮者所以經國家定社稷也故陶唐之隆順考古典周成之美率由舊章伏惟陛下聖德欽明敦禮崇教疇諮四嶽以詳典制尹以犯違受黜而所由者醉公以教義是責而所因者忽積忽以立義由醉以得罪禮律不復為斷文致欲以成法是以愚臣敢冒死亡之誅而恥不伸於盛明之世惟蒙哀察帝復下詔曰自中世以來多為貴重順意賤者生情故令釋之定國得揚名於前世今議責庾純不惟温克醉酒沉湎此責

人以齊聖也疑賈公亦醉若其不醉終不於百客之中責以不去宫供養也大晉依聖人典禮制臣子出處之宜若有八十皆當歸養亦不獨純也古人云由醉之言俾出童羖明不責醉恐失度也所以免純者當為將來之醉戒耳齊王劉掾議當実復以純為國子祭酒加散騎常侍後將軍荀眅於朝會中奏純以前坐不孝免黜不宜升進侍中甄德進曰孝以顯親為大禄養為榮詔赦純前愆擢為近侍兼掌教官此純召不俟駕之日而

後將軍販敢以私議貶奪公論抗言矯情誣罔朝廷宜加貶黜販坐免官初販與純俱為大將軍所辟販整麗車服純率素而已販以為愧恨至是毀純販既免黜純更以此愧之亟往慰勉之時人稱純通恕遷侍中以父憂去官起為御史中丞轉尚書除魏郡太守不之官拜少府年六十四卒子旉

旉字允臧少有清節歷位博士齊王攸之就國也下禮官議崇錫之物旉與博士太叔廣劉暾繆蔚郭頤秦秀

傅珍等上表諫曰書稱帝堯克明俊德以親九族武王光有天下兄弟之國十有六人同姓之國四十人元勲睦親顯以殊禮而魯衛齊晉大啓土宇並受分器所謂惟善所在親疎一也大晉龍興隆唐周之遠迹王室親屬佐命功臣咸受爵土而四海乂安今吳會已平詔大司馬齊王出統方嶽當遂撫其國家將準古典以垂永制昔周之選建明德以左右王室也則周公為太宰康叔為司寇聃季為司空及召芮畢毛諸國皆入居公卿

大夫之位明股肱之任重守地之位輕也未聞古昔以三事之重出之國者漢氏諸侯王位尊勢重在丞相三公上其入讚朝政者乃有兼官其出之國亦不復假台司虛名為隆寵也昔申無宇曰五大不在邊先儒以為貴寵公子公孫累世正卿也又曰五細不在庭先儒以為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也不在庭不在朝廷為政也又曰親不在外羈不在內今棄疾在外鄭丹在內君其少戒之叔向有言公室將卑其枝葉先

落公族公室之本而去之譲所謂芘焉而縦尋斧柯者也今使齊王賢邪則不宜以母弟之親尊居魯衛之常職不賢邪不宜大啓土宇表見東海也古禮三公無職坐而論道不聞以方任嬰之惟周室大壊宣王中興四夷交侵救急朝夕然後命召穆公征淮夷故其詩曰徐方不回王曰旋歸宰相不得久在外也今天下已定六合為家將數延三事與論太平之基而更出之去王城三千里違舊章矣連草議先以呈父純純不禁太常鄭

默博士祭酒曺志並過其事武帝以博士不荅所問荅所不問大怒事下有司尚書朱整褚䂊等奏旉等侵官離局迷罔朝廷崇飾惡言假託無諱請收旉等八人付廷尉科罪旉父純詣廷尉自首旉以議草見示愚淺聽之詔免純罪廷尉劉頌又奏旉等大不敬棄市論求平議尚書又奏請報聽廷尉行刑尚書夏侯駿謂朱整曰國家乃欲誅諫臣官立八座正為此時卿可共駁正之整不從駿怒起曰非所望也乃獨為駁議左僕射魏舒

右僕射下邳王晃等從駁議奏留中七日乃詔曰勇等備為儒官不念奉憲制不指答所問敢肆其誣罔之言以干亂視聽而勇是議主應為戮首但勇及家人並自首大信不可奪秦秀傅珍前者虛妄幸而得免復不以為懼當加罪戮以彰凶慝猶復不忍皆丐其死命秀珍勇等並除名後數歲復起為散騎侍郎終於國子祭酒

秦秀

秦秀字玄良新興雲中人也父朗魏驍騎將軍秀少敦

學行以忠直知名咸寧中為博士何曾卒下禮官議諡
秀議曰故太宰何曾雖階世族之胤而少以高亮嚴肅
顯登王朝事親有色養之名在官奏科尹模此二者實
得臣子事上之槩然資性驕奢不循軌則詩云節彼南
山惟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言其德行高峻動必
以禮耳丘明有言儉德之恭侈惡之大也大晉受命勞
謙隱約曾受寵二代顯赫累世暨乎耳順之年身兼三
公之位食大國之租荷保傅之貴執司徒之均二子皆

金貂卿校列于帝側方之古人責深負重雖舉門盡死猶不稱位而乃驕奢過度名被九域行不履道而享位非常以古義言之非惟失輔相之宜違斷金之利也穢皇代之美壞人倫之教生天下之醜示後生之傲莫大於此自近世以來宰臣輔相未有受垢辱之聲被有司之劾父子塵累而蒙恩貸若曾者也周公弔二季之陵遲哀大教之不行於是作謚以紀其終曾參奉之啓手歸全易簀而沒盖明慎終死而後已齊之史氏亂世陪

臣耳猶書君賊累死不懲况於皇代守典之官敢畏彊盛而不盡禮管子有言禮義亷耻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宰相大臣人之表儀若生極其情死又無貶是則帝室無正刑也王公貴人復何畏哉所謂四維復何寄乎謹按謚法名與實爽曰繆怙亂肆行曰醜曾之行已皆與此同宜謚繆醜公時雖不同秀議而聞者懼焉秀性惡讒佞疾之如讎素輕鄙賈充及伐吳之役聞其為大都督謂所親者曰充文按小才乃居伐國大任

吾將哭以送師或止秀曰昔蹇叔知秦軍必敗故哭送其子耳今吳君無道國有自亡之形羣率踐境將不戰而潰子之哭也既為不智乃不赦之罪於是乃止及孫晧降于王濬充未知之方以吳未可平抗表請班師充表與告捷同至朝野以充位居人上智出人下僉以秀為知言及充薨秀議曰充舍宗族弗授而以異姓為後悖禮溺情以亂大倫昔鄫養外孫莒公子為後春秋書莒人滅鄫聖人豈不知外孫親邪但以義推之則無父

子耳又按詔書自非功如太宰始封無後如太宰所取必己自出如太宰不得以為比然則以外孫為後自非元功顯德不之得也天子之禮盖可然乎絶父祖之血食開朝廷之禍門謚法昏亂紀度曰荒請謚荒公不從

王濬有平吳之勲而為王渾所譖毁帝雖不從無明賞罰以濬為輔國大將軍天下咸為之怨秀乃上言曰自大晉啓祚輔國之號率以舊恩此為王濬無功之時受九列之顯位立功之後更得寵人之辱號也四海視之

孰不失望蜀小吳大平蜀之後二將皆就加三事今濬還而降等天下安得不惑乎吳之未亡也雖以三祖之神武猶躬受其屈以孫皓之虛名足以驚動諸夏每一小出雖聖心知其垂亡然中國輒懷惶怖當爾時有借天子百萬之衆平而有之與國家結兄弟之交臣恐朝野實皆甘之耳今濬舉蜀漢之卒數旬而平吳雖舉吳人之財寶以與之本非已分有焉而據與計校乎後與劉暾等同議齊王攸事忤旨除名尋復起為博士秀性

婞直與物多忤爲博士前後垂二十年卒於官

史臣曰齊獻王以明德茂親經邦論道允釐庶績式叙彛倫武帝納姦謟之邪謀懐終始之遠慮遂乃君兹青土作牧東藩遠邇驚嗟朝野失望曹志等服膺教義方軌儒門蹇蹇匪躬慺慺體國故能抗言鳳闕忤犯龍鱗身雖暫屈道亦弘矣庾氏世載清德見稱於世汝潁之多奇士斯焉取斯謀甫素疾佞邪而發因醉飽投鼠忌器豈易由言竊人之財猶謂之盜子玄假譽攘善將非

盜乎

贊曰魏氏維城濟北知名潁川多士峻亦飛英長岑徇義祭酒遺榮謀甫三爵酗營斯作象旣攘善秀惟癉惡專獻嘉謀幾趨鼎鑊

晉書卷五十

晉書卷五十一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列傳第二十一

皇甫謐　子方回

皇甫謐字士安幼名静安定朝那人漢太尉嵩之曽孫也出後叔父徙居新安年二十不好學游蕩無度或以為癡嘗得瓜果輙進所後叔母任氏任氏曰孝經云三

牲之養猶為不孝汝今年餘二十目不存教心不入道無以慰我因歎曰昔孟母三徙以成仁曾父烹豕以存教豈我居不擇鄰教有所闕何爾魯鈍之甚也脩身篤學自汝得之於我何有因對之流涕謐乃感激就鄉人席坦受書勤力不怠居貧躬自稼穡帶經而農遂博綜典籍百家之言沈靜寡欲始有高尚之志以著述為務自號玄晏先生著禮樂聖真之論後得風痺疾猶手不輟卷或勸謐脩名廣交謐以為非聖人孰能兼存出處

居田里之中亦可以樂堯舜之道何必崇接世利事官鞅掌然後為名乎作玄守論以答之曰或謂謐曰富貴人之所欲貧賤人之所惡何故委形待於窮而不變乎且道之所貴者理世也人之所美者及時也先生年邁齒變饑寒不贍轉死溝壑其誰知乎謐曰人之所至惜者命也道之所必全者形也性形所不可犯者疾病也若擾全道以損性命安得去貧賤存所欲哉吾聞食人之祿者懷人之憂形強猶不堪況吾之弱疾乎且貧者

士之常賤者道之實處常得實沒齒不憂孰與富貴擾神耗精者乎又生為人所不知死為人所不惜至矣喑聾之徒天下之有道者也夫一人死而天下號者以為損也一人生而四海笑者以為益也然則號笑非益死損生也是以至道不損至德不益何哉體足也如廻天下之念以追損生之禍運四海之心以廣非益之病豈道德之至乎夫唯無損則至堅矣夫唯無益則至厚矣堅故終不損厚故終不薄苟能體堅厚之實居不薄之

真立乎損益之外游乎形骸之表則我道全矣遂不仕耽翫典籍忘寢與食時人謂之書淫或有箴其過篤將損耗精神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況命之脩短分定懸天乎叔父有子既冠謐年四十喪所生後母遂還本宗城陽太守梁柳謐從姑子也當之官人勸謐餞之謐曰柳為布衣時過吾吾送迎不出門食不過鹽菜貧者不以酒肉為禮今作郡而送之是貴城陽太守而賤梁柳豈中古人之道是非吾心所安也時魏郡召上計掾舉

孝廉景元初相國辟皆不行其後鄉親勸令應命謚為釋勸論以通志焉其辭曰相國晉王辟余等三十七人及泰始登禪同命之士莫不畢至皆拜騎都尉或賜爵關内侯進奉朝請禮如侍臣唯余疾困不及國寵宗人父兄及我寮類咸以為天下大慶萬姓賴之雖未成禮不宜安寢縱其疾篤猶當致身余惟古今明王之制事無巨細斷之以情實力不堪豈慢也哉乃伏枕而歎曰夫進者身之榮也退者命之實也設余不疾執髙箕山

尚當容之況余實篤故堯舜之世士或收迹林澤或過門不敢入咎繇之徒兩遂其願者遇時也故朝貴致功之臣野美全志之士彼獨何人哉今聖帝龍興配名前哲仁道不遠斯亦然乎客或以常言見逼或以逆世為慮余謂上有寬明之主必有聽意之人天網恢恢至否一也何尤於出處哉遂究賔主之論以解難者名曰釋勸客曰蓋聞天以懸象致明地以含通吐靈故黃鍾次序律呂分形是以春華發萼夏繁其實秋風逐暑冬冰

乃結人道以之應機乃發三材連利明若符契故士或同升於唐朝或先覺於有莘或通夢以感主或釋釣於渭濵或叩角以干齊或解褐以相秦或冒謗以安鄭或乗駟以救屯或班荆以求友或借術於黄神故能電飛景拔超次邁倫騰髙聲以奮遠抗宇宙之清音由此觀之進德貴乎及時何故屈此而不伸今子以英茂之才研精於六藝之府散意於衆妙之門者有年矣既遭皇禪之朝又投禄利之際委聖明之主偶知己之會時清

道真可以冲邁此真吾生濯髮雲漢鴻漸之秋也韜光
逐數含章未曜龍潛九泉磬然執高棄通道之遠由守
介人之局操無乃乖於道之趣乎且吾聞招揺昬迴則
天位正五教班叙則人理定如今王命切至委慮有司
上招迕主之累下致駭衆之疑達者貴同何必獨異羣
賢可從何必守意方今同命並臻饑不待飡振藻皇塗
咸秩天官子獨栖遲衡門放形世表遜遯丘園不睨華
好惠不加人行不合道身嬰大疢性命難保若其羲和

促轡大火西頹臨川恨晚將復何階夫貴陰賤璧聖所約也顛倒衣裳明所箴也子其鑒先哲之洪範副聖朝之虛心沖靈翼於雲路浴天池以濯鱗排閶闔步玉岑登紫闥侍北辰翻然景曜雜沓英塵輔唐虞之主化堯舜之人宣刑錯之政配殷周之臣銘功景鍾參敘彝倫存則鼎食亡為貴臣不亦茂哉而忽金白之輝曜忘青紫之斑瞵辭容服之光粲抱弊褐之終年無乃勤乎主人笑而應之曰吁若賓可謂習外觀之暉暉未睹幽人

之髣髴也見俗人之不容未喻聖皇之兼愛也循方圓於規矩未知大形之無外也故曰天玄而清地静而寧含羅萬類旁薄羣生寄身聖世托道之靈若夫春以陽散冬以陰凝泰液含光元氣混蒸衆品仰化誕制殊徼故進者享天禄處者安丘陵是以寒暑相推四宿代中陰陽不治運化無窮自然分定兩克厥中二物俱靈是謂大同彼此無怨是謂至通若乃衰周之末貴詐賤誠牽於權力以利要榮故蘇子出而六主合張儀入而横

勢成麃頽存而趙重樂毅去而燕輕公叔沒而魏敗孫臏刖而齊寧蠡種親而越霸屈子疎而楚傾是以君無常籍臣無定名損義放誠一虛一盈故馮以彈劍感主女有反賜之說項奮拔山之力蒯陳鼎足之勢東郭劫於田榮顔闔恥於見逼斯皆棄禮喪真苟榮朝夕之急者也豈道化之本與若乃聖帝之創化也叅德乎三皇齊風乎虞夏欲溫溫而和暢不欲察察而明切也欲混混若玄流不欲蕩蕩而名發也欲索索而條解不欲契

契而繩結也欲芒芒而無垠際不欲區區而分別也欲闇然而内章不欲示白若冰雪也欲醇醇而任德不欲瑣瑣而執法也是以見機者以動成好遯者無所迫故曰一明一昧得道之槩一弛一張合禮之方一浮一沉兼得其真故上有勞謙之愛下有不名之臣朝有聘賢之禮野有遯竄之人是以支伯以幽疾距唐李老寄迹於西鄰顏氏安陋以成名原思娱道於至貧榮期以三樂感尼父黔婁定謚於布衾干木偃息以存魏荆萊志

邁於江岑君平因著以道著四皓潛德於洛濵鄭真躬耕以致謦幼安發令乎今人皆持難奪之節執不廻之意遭拔俗之主全彼人之志故有獨定之計者不借謀於衆人守不動之安者不假慮於羣賔故能棄外親之華通内道之真去顯顯之明路入昧昧之埃塵宛轉萬情之形表排託虛寂以寄身居無事之宅交釋利之人輕若鴻毛重若泥沉損之不得測之愈深真吾徒之師表余迫疾而不能及者也子議吾失宿而駭衆吾亦怪

子較論而不折中也夫才不周用衆所斥也寢疾彌年朝所棄也是以胥克之廢丘明列焉伯牛有疾孔子斯歎若黄帝創制於九經岐伯剖腹以蠲腸扁鵲造虢而尸起文摯徇命於齊王醫和顯術於秦晉倉公發祕於漢皇華佗存精於獨識仲景垂妙於定方徒恨生不逢乎若人故乞命訴乎明王求絶編於天籙亮我躬之辛苦冀微誠之降霜故俟罪而窮處其後武帝頻下詔敦逼不已謐上疏自稱草莽臣曰臣以尫弊迷於道趣因

疾抽簪散髮林皐人綱不閑鳥獸為羣陛下披榛採蘭并收蒿艾是以皐陶振褐不仁者遠臣惟頑蒙備食晉粟猶識唐人擊壤之樂宜赴京城稱壽闕外而小人無良致災速禍久嬰篤疾軀半不仁右脚偏小十有九載又服寒食藥違錯節度辛苦荼毒于今七年隆冬裸袒食冰當暑煩悶加以咳逆或若溫瘧或類傷寒浮氣流腫四肢酸重於今困劣救命呼噏父兄見出妻息長訣仰迫天威扶輿就道所苦加焉不任進路委身待罪伏

枕歎息臣聞韶衛不並奏雅鄭不兼御故郤子入周禍延王叔虞丘稱賢樊姬掩口君子小人禮不同器況臣糠麰糅之彤胡庸夫錦衣不稱其服也竊聞同命之士咸以畢到唯臣疾疢抱釁牀蓐雖貪明時懼斃命路隅設臣不疾已遭堯舜之世執志箕山猶當容之臣聞上有明聖之主下有輸實之臣上有在寬之政下有委情之人唯陛下留神垂恕更旌瓌俊索隱於傅巖收釣於渭濱無令泥滓久濁清流謐辭切言至遂見聽許歲餘

又舉賢良方正並不起自表就帝借書帝送一車書與之謐雖羸疾而披閱不怠初服寒食散而性與之忤每委頓不倫嘗悲恚叩刃欲自殺叔母諫之而止濟陰太守蜀人文立表以命士有贄為煩請絕其禮幣詔從之謐聞而歎曰亡國之大夫不可與圖存而以革歷代之制其可乎夫束帛戔戔易之明義玄纁之贄自古之舊也故孔子稱夙夜強學以待問席上之珍以待聘士於是乎三揖乃進明致之難也一讓而退明去之易也若

殷湯之於伊尹文王之於太公或身即莘野或就載以歸唯恐禮之不重豈吝其煩費哉且一禮不備貞女恥之況命士乎孔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棄之如何政之失賢於此乎在矣咸寧初又詔曰男子皇甫謐沉靜履素守學好古與流俗異趣其以謐為太子中庶子謐固辭篤疾帝初雖不奪其志尋復發詔徵為議郎又召補著作郎司隸校尉劉毅請為功曹並不應著論為葬送之制名曰篤終曰玄晏先生以為亡存天下之

定制人理之必至也故禮六十而制壽至于九十各有等差防終以素豈流俗之多忌者哉吾年雖未制壽然嬰疢彌紀仍遭喪難神氣損劣困頓數矣常懼天隕不期慮終無素是以略陳至懷夫人之所貪者生也所惡者死也雖貪不得越期雖惡不可逃遁人之死也精歇形散魂無不之故氣屬于天寄命終盡窮體反真故尸藏于地是以神不存體則與氣升降尸不久寄與地合形形神不隅天地之性也尸與土并反真之理也今生

不能保七尺軀死何故隔一棺之土然則衣衾所以穢尸棺椁所以隔真故桓司馬石椁不如速朽季孫璵璠比之暴骸文公厚葬春秋以為華元不臣楊王孫親土漢書以為賢於秦始皇如今魂必有知則人鬼異制黄泉之親死多於生必將備其器物用待亡者今若以存況終非即靈之意也如其無知則空奪生用損之無益而啟奸心是招露形之禍增亡者之毒也夫葬者藏也藏也者欲人之不得見也而大為棺椁備贈存物無異

於埋金路隅而書表於上也雖甚愚之人必將笑之豐財厚葬以啟姦心或剖破棺槨或牽曳形骸或剝臂捋金環或扪腸求珠玉焚如之形不痛於是自古及今未有不死之人又無不發之墓也故張釋之曰使其中有欲雖固南山猶有隙使其中無欲雖無石槨又何慼焉斯言達矣吾之師也夫贈終加厚非厚死也生者自為也遂生意於無益棄死者之所屬知者所不行也易稱古之葬者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是以死得歸

真亡不損生故吾欲朝死夕葬夕死朝葬不設棺槨不加纏斂不修沐浴不造新服殯唅之物一皆絕之吾本欲露形入阬以身親土或恐人情染俗來久頓革理難今故犄為之制奢不石槨儉不露形氣絕之後便即時服幅巾故衣以籧篨裹尸麻約二頭置尸牀上擇不毛之地穿坑深十尺長一丈五尺廣六尺阬訖舉牀就阬去牀下尸平生之物皆無自隨唯齎孝經一卷示不忘孝道籧篨之外便以親土土與地平還其故草使生其

上無種樹木削除使生迹無處自求不知不見可欲則奸不生心終始無怵惕千載不慮患形骸與后土同體魂爽與元氣合靈真篤愛之至也若亡有前後不得移祔祔葬自周公來非古制也舜葬蒼梧二妃不從以為一定何必周禮無問師工無信卜筮無拘俗言無張神坐無十五日朝夕上食禮不墓祭但月朔於家設席以祭百日而止臨必昏明不得以夜制服常居不得墓次夫古不崇墓智也今之封樹愚也若不從此是戮尸地

下死而重傷魂而有靈則冤悲沒世長為恨鬼王孫之子可以為誡死誓難違幸無改焉而竟不仕太康三年卒時年六十八子童靈方回等遵其遺命謚所著詩賦誄頌論難甚多又撰帝王世紀年歷高士逸士列女等傳玄晏春秋並重於世門人摯虞張軌牛綜席純皆為晉名臣

方回少遵父操兼有文才永嘉初博士徵不起避亂荆州閉戶閑居未嘗入城府蠶而後衣耕而後食先人後

已尊賢愛物南土人士咸崇敬之刺史陶侃禮之甚厚侃每造之著素士服望門輙下而進王敦遣從弟廙代侃遷侃為廣州侃將詣敦方回諫曰吾聞敵國滅功臣亡足下新破杜弢功莫與二欲無危其可得乎侃不從而行敦果欲殺侃賴周訪獲免廙既至荆州大失物情百姓叛廙迎杜弢廙大行誅戮以立威以方回為侃所敬責其不來詣已乃收而斬之荆土華夷莫不流涕

摯虞

摯虞字仲洽京兆長安人也父模魏太僕卿虞少事皇甫謐才學通博著述不倦郡檄主簿虞嘗以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天之所祐者義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順所以延福違此而行所以速禍然道長世短禍福舛錯怵迫之徒不知所守蕩而積憤或迷或放故借之以身假之以事先陳處世不遇之難遂棄彝倫輕舉遠遊以極常人罔惑之情而後引之以正反之以義推神明之應於視聽之表崇否泰之運於智力之外以明天任

命之不可違故作思游賦其辭曰有軒轅之遐冑兮氏仲任之洪裔敷華穎於末葉兮晞靈根於上世凖乾坤以幹度兮儀陰陽以定制匪時運其焉行兮乘太虛而遥曳戴朗月之高冠兮綴太白之明璜製文霓以為衣兮襲采雲以為裳要華電之煜爚兮珮玉衡之琳琅明景日以鑒形兮信煥曜而重光至美詭好於凡覯兮修稀合而靡呈燕石緹襲以華國兮和璞遥棄於南荆夏像韜塵于市北兮瓶罍抗方於兩楹鸑皇耿介而偏栖

兮蘭桂背時而獨榮關寒暑以練真兮豈改容而爽情惑昆吾之易越兮懷暉光之速暮羨一稔而三春兮尚含英以容豫悼𪇆靈之靡暇兮限天晷之有度聆鳴蜩之號節兮恐隕葉于凝露布前軌而增騖兮眷後塵而旋顧往者倏忽而不逮兮來者冥昧而未著二儀泊焉其無央兮四節環轉而靡窮星烏逝而時反兮夕景潛而且融景三后之在天兮歎聖哲之永終諒道修而命微兮孰舍盈而戢沖握隋珠與蕙若兮時莫悅而未遑

彼未遑其何恤兮懼獨美之有傷蹇委深而投輿兮庶芬藻之不彰芳處幽而彌馨兮寶在夜而愈光逼區内之迫脅兮思攄翼乎八荒望雲階之崇壯兮願輕舉而高翔造庖犧以問象兮辨吉繇於姬文將遠游於太初兮鑒形魄之未分四靈儼而為衛兮六氣紛以成羣驂白獸於商風兮御蒼龍於景雲簡厮徒於靈圉兮從馮夷而問津召陵陽於游谿兮旌王子於柏人前祝融以掌燧兮殿玄冥以掩塵形彯彯而遂遐兮氣亹亹而愈

新挹玉膏於萊嵎兮掇芝英於瀛濵揖太昊以假憩兮聽賦政於三春洪範翕而復張兮百卉隕而更振睇玉女之紛彯兮執懿筐於扶木覽玄象之韡曅兮仍騰躍乎陽谷吸朝霞以療飢兮降廪泉而濯足將縱轡以逍遥兮恨東極之路促詔纖阿而右廻兮覿朱明之赫曦煜羣神於夏庭兮廻蒼梧而結知纚焦明以承旂兮駟天馬而高馳譏羲和於丹丘兮誚倒景之亂儀尋凱風而南暨兮謝太陽於炎離戚溽暑之陶鬱兮余安能乎

留斯閘碧雞之長晨兮吾將往乎西游與浮鷁於弱水兮泊舳艫於中流茍精粹之攸存兮誠沉羽以汎舟軼望舒以陵厲兮羌神漂而氣浮訊碩老於金室兮釆舊聞於前修譏淪隂於危山兮問王母於椒丘覯玄烏之參趾兮會根壹之神籌擾鵵兎於月窟兮詰姮娥於蓐收爰攬轡而旋驅兮訪北叟之倚伏乗增冰而遂濟兮凌固隂之所滀探黿虵於幽穴兮瞰罔養之潛育哂倏忽之躁狂兮喪中黄於耳目偭燭龍而游衍兮窮大明

於北陸攀招搖而上躋兮忽蹈廓而凌虛登閶闔而遺眷兮瞋玄黄於地輿召黔雷以先導兮覲天帝於清都觀渾儀以寓目兮拊造化之大鑪爰辨惑於上皇兮稽吉凶之元符唐則天而民咨兮癸亂常而感虞孔揮涕於西狩兮臧考祥於婁句跖肆暴而保乂兮顔履仁而夙徂何否泰之靡所兮眩榮辱之不圖運可期兮不可思道可知兮不可為求之者勞兮欲之者惑信天任命兮理乃自得且以四位為匠乾巛為均散而為物結而

為人陽降陰升一替一興流而為川滯而為陵禍不可
攘福不可徼其否兮有豫其泰兮有數成形兮未察靈
像兮已固承明訓以發蒙兮審性命之靡求將澄神而
守一兮奚飀飀而遐遊斐陳辭以告退兮主悖惘而永
歎惟升降之不仍兮詠别易而會難願大饗以致好兮
盍息駕於一飡會司儀於有始兮延嘉賓於九乾陳鈞
天之廣樂兮展萬舞之至歡枉矢鑠其在手兮狼弧翺
其斯彎睨狴犬於帝側兮殪熊羆於靈軒爾乃清道夙

蹕載輪脩祖班命授號蟻軥整旅兆司虨以屆路兮萬
靈森而陳庭豐隆軒其警衆兮鉤陳帥以屬兵堪輿竦
而進時兮文昌肅以司行抗蚩尤之修旃兮建雄虹之
采旌乘雲車電鞭之扶輿委移兮駕應龍青虬之容裔
陸離俯游光逸景倏爍㣲霍兮仰流旌垂旄焱攸纖纚
前湛湛而攝進兮後傑傑而方馳且啟行於重陽兮奄
税駕乎少儀跨列缺兮闚乾巛揮玉闗兮出天門涉漢
津兮望崐崘經赤霄兮臨玄根覿品物兮終復䰟形已

消兮氣猶存朓懸舟之離離兮懷舊都之藹藹仍繁榮而督引兮將遄降而速邁華雲依霏而翼衛兮日月炫晃而映蓋蹈烟熅兮辭天衢心闓昜兮識故居路遂適兮情欣欣奄忽歸兮反常閭脩中和兮崇彞倫大道繇兮味琴書樂自然兮識窮達澹無思兮心恒娛舉賢良與夏侯湛等十七人策為下第拜中郎武帝詔曰省諸賢良答策雖所言殊塗皆明於王義有益政道欲詳覽其對究觀賢士大夫用心因詔諸賢良方正直言會東

堂策問曰頃日食正陽水旱為災將何所修以變大眚及法令有不宜於今為公私所患苦者皆何事凡平世在於得才得才者亦借耳目以聽察若有文武器能有益於時務而未見申叙者各舉其人及有負俗謗議宜先洗濯者亦各言之虞對曰臣聞古之聖明原始以要終體本以正末故憂法度之不當而不憂人物之失所憂人物之失所而不憂災害之流行誠以法得於此則物理於彼人和於下則災消於上其有日月之眚水旱

之災則反聽内視求其所由遠觀諸物近驗諸身耳目聽察豈或有蔽其聰明者乎動心出令豈或有傾其常正者乎大官大職豈或有授非其人者乎賞罰黜陟豈或有不得其所者乎河濱山巖豈或有懐道釣築而未感於夢兆者乎方外遐裔豈或有命世傑出而未蒙膏澤者乎推此類也以求其故詢事考言以盡其實則天人之情可得而見咎徵之至可得而救也若推之於物則無忤求之於身則無尤萬物理順内外咸宜祝史正

辭言不負誠而日月錯行夭癘不戒此則陰陽之事非吉凶所在也期運度數自然之分固非人事所能供御其亦振廪散滯貶食省用而已矣是故誠遇期運則雖陶唐殷湯有所不變茍非期運則宋衛之君諸侯之相猶能有感唯陛下審其所由以盡其理則天下幸甚臣生長篳門不逮異物雖有賢才所未接識不敢瞽言妄舉無以疇答聖問擢為太子舍人除闓喜令時天子留心正道又吳寇新平天下乂安上太康頌以美晉德其

辭曰於休上古人之資始四隩咸宅萬國同軌有漢不競喪亂靡紀織服外叛侯衛内圮天難既降時惟鞠凶龍戰獸爭分裂遐邦備僭岷蜀度逆海東權乃緣間割據三江明明上帝臨下有赫乃宣皇威致天之辟奮武遼隧罪人斯獲撫定朝鮮奄征韓貊文既應期席卷梁益元憝委命九夷重譯卭冉哀牢是焉底績我皇之登二國既平靡適不懷以育羣生吳乃負固放命南賓聲教未暨弗及王靈皇震其威赫如雷霆截彼江沔荆舒

以清邈矣聖皇參乾兩離陶化以正取亂以奇耀武六旬輿徒不疲飲至數實干旄無虧洋洋四海率禮和樂穆穆宫廟歌雍詠鑠光天之下莫匪帝略窮髮反景承正受朔龍馬騤騤風于華陽弓矢橐服干戈戢藏嚴嚴南金業業餘皇雄劒班朝造舟為梁聖明有造寔代天工天地不違黎元時邕三務斯協用底厥庸既遠其迹將明其蹤喬山惟嶽望帝之封猗歟聖帝胡不封哉以母憂解職久之名補尚書郎將作大匠陳勰掘地得古

尺尚書奏今尺長於古尺宜以古為正潘岳以為習用已久不宜復改虞駮曰昔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其形容象物制器以存時用故參天兩地以正算數之紀依律計分以定長短之度其作之也有則故用之也有徵考步兩儀則天地無所隐其情準正三辰則懸象無所容其謬施之金石則音韻和諧措之規矩則器用合宜一本不差而萬物皆正及其差也事皆反是今尺長於古尺幾於半寸樂府用之律呂不合史官用之歷

象失占驗署用之孔穴乖錯此三者度量之所由生得失之所取徵皆絓閡而不得通故宜改今而從古也唐虞之制同律度量衡仲尼之訓謹權審度今兩尺並用不可謂之同知失而行不可謂之謹不同不謹是謂謬法非所以軌物垂則示人之極凡物有多而易改亦有少而難變亦有改而致煩有變而之簡度量是人所常用而長短非人所戀惜是多而易改者也正失於得反邪於正一時之變永世無二是變而之簡者也憲章成

式不失舊物季末苟合之制異端雜亂之用當以時釐改貞夫一者也臣以為宜如所奏又表論封禪見禮志虞以漢末喪亂譜傳多亡失雖其子孫不能言其先祖撰族姓昭穆十卷上疏進之以為足以備物致用廣多聞之益以定品違法為司徒所劾詔原之時太廟初建詔普增位一等後以主者承詔失旨改除之虞上表曰臣聞昔之聖明不愛千乘之國而惜桐葉之信所以重至尊之命而達於萬國之誠也前乙巳赦書遠稱先帝

遺惠餘澤普增位一等以酬四海欣戴之心驛書班下

被于遠近莫不鳥騰魚躍喜蒙德澤令一旦更以主者

思文不審收既往之詔奪已澍之施臣之愚心竊以為

不可詔從之元康中遷吳王友時荀顗撰新禮使虞討

論得失而後施行元皇后崩杜預奏諒闇之制乃自上

古是以高宗無服喪之文而唯文稱不言漢文限三十

六日魏氏以降既虞為節皇太子與國為體理宜釋服

卒哭便除虞答預書曰唐稱遏密殷云諒闇各舉事以

為名非旣葬有殊降周室以來謂之喪服喪服者以服表喪今帝者一日萬幾太子監撫之重以宜奪禮葬訖除服變制通理垂典將來何必附之於古使老儒致爭哉皇太孫尚薨有司奏御服齊衰朞詔令博士議虞曰太子生舉以成人之禮則殤理除矣太孫亦體君傳重由位成而服全非以年也從之虞又議玉輅兩社事見輿服志後歷秘書監衛尉卿從惠帝幸長安及東軍來迎百官奔散遂流離鄠杜之間轉入南山中糧絶飢甚

拾橡實而食之後得還洛歷光禄勲太常卿時懐帝親郊自元康以来不親郊祀禮儀弛廢虞考正舊典法物粲然及洛京荒亂盜竊從横人飢相食虞素清貧遂以餧卒虞撰文章志四卷注解三輔決録又撰古文章類聚區分為三十卷名曰流别集各為之論辭理愜當為世所重虞善觀玄象嘗謂友人曰今天下方亂避難之國其唯涼土乎性愛士人有表薦者恒為其辭東平太叔廣樞機清辯廣談虞不能對虞筆廣不能答更相嗤

笑紛然於世云

束晳

束晳字廣微陽平元城人漢太子太傅疏廣之後也王莽末廣曾孫孟達避難自東海徙居沙鹿山南因去疎之足遂改姓焉祖混隴西太守父龕馮翊太守並有名譽晳博學多聞與兄璆俱知名少游國學或問博士曹志曰當今好學者誰乎志曰陽平束廣微好學不倦人莫及也還鄉里察孝廉舉茂才皆不就璆娶石鑒從女

棄之鑒以為憾諷州郡公府不得辟故晳等久不得調太康中郡界大旱晳為邑人請雨三日而雨注衆為晳誠感為作歌曰束先生通神明請天三日甘雨零我黍以育我稷以生何以疇之報束長生晳與衛恒厚善聞恒遇禍自本郡赴喪嘗為勸農及餅諸賦文頗鄙俗時人薄之而性沉退不慕榮利作玄居釋以擬客難其辭曰束晳閑居門人並侍方下帷深譚隱机而咍含毫散藻考撰同異在側者進而問之曰蓋聞道尚變通達者

無窮世亂則救其紛時泰則扶其隆振天維以贊百務熙帝載而鼓皇風生則率土樂其存死則宇内哀其終是以君子屈己伸道不恥干時上國有不索何獲之言周易著躍以求進之辭莘老負金鉉以陳烹割之說齊客當康衢而咏白水之詩今先生耽道修藝嶷然山峙潛朗通微洽覽深識夜兼忘寐之勤晝騁鑽玄之思曠年累稔不墮其志鱗翼成而愈伏術業優而不試乃欲闔匱辭價泥蟠深處永戢琳琅之耀匿首窮魚之渚當

唐年而慕長沮邦有道而反甯武識彼迷此愚竊不取若乃士以援登進必待求附勢之黨橫擢則林藪之彥不抽丹墀步紈袴之童東野遺白顛之叟盍亦因子都而事博陸憑鷀首以涉洪流蹈翠雲以駭逸龍振光耀以驚沉鯖徒屈蟠於塪井眄天路而不游學既積而身困夫何為乎秘丘且歲不我與時若奔駟有來無反難得易失先生不知盱豫之譏悔遲而忘夫朋盍之義務疾亦豈能登海湄而仰東流之水臨虞泉而招西歸之

日徒以曲畏為梏儒學自桎囚大道於環堵苦形骸於蓬室豈若託身權戚憑勢假力擇棲芳林飛不待翼夕宿七娥之房朝享五鼎之食匡三正則太階平贊五教而玉繩直孰若茹藿飡蔬終身自匿哉束子曰居吾將導爾以君子之道諭爾以出處之事爾其明受余訊謹聽余志昔元一既啟兩儀肇立離光夜隱望舒晝戢羽族翔林蠍蛤赴濕物從性之所安士樂志之所執或背豐榮以巖棲或排蘭闥而求入在野者龍逸在朝者鳳

集雖其軌迹不同而道無貴賤必安其業交不相羨稷契奮庸以宣道巢由洗耳以避禪同垂不朽之稱俱入賢者之流參名比譽誰劣誰優何必貪與二八為羣而恥為七人之疇乎且道睽而通士不同趣吾竊綴處者之末行未敢聞子之高喻將忽蒲輪而不眄夫何權戚之云附哉昔周漢中衰時難自託福兆既開患端亦作朝遊巍峩之宮夕墜峥嶸之壑晝笑夜歎晨華暮落忠不足以衛已禍不可以預度是士諱登朝而競赴林薄

或毁名自汙或不食其禄比從政於匜笥之𤸇譬宦者於郊廟之犢公孫泣涕而辭相揚雄抗論於赤族令大晉熈隆六合寧静蜂蠆止毒熊羆輟猛五刑勿用八紘備整主無驕肆之怒臣無鞶纓之請上下相安率禮從道朝養觸邪之獸庭有指佞之草禍戮可以忠逃寵禄可以順保且夫進無險懼而惟寂之務者率其性也兩可俱是而舍彼趣此者從其志也蓋無為可以瀞天下之紛澹泊可以救國家之急當位者事有所窮陳策者

言有不入翟璜不能廻西鄰之寇平勃不能正如意之立干木臥而秦師退四皓起而戚姬泣夫如是何舍何執何去何就謂山岑之林為芳谷底之莽為臭守分任性唯天所授鳥不假甲於黿魚不假足於獸何必笑孤竹之貧而羡齊景之富恥布衣以肆志寧文褒而拖繡且能約其躬則儋石之穡以豐苟肆其欲則海陵之積不足存道德者則匹夫之身可榮忘大倫者則萬乘之主猶辱将研六籍以訓世守寂泊以鎮俗偶鄭老於海

隅四嚴叟於僻蜀且世以太虚為輿玄鑪為肆神游莫競之林心存無營之室榮利不擾其覺殷憂不干其寐捐奔者之所貪收躁務之所棄雜聖籍之荒蕪總羣言之一至全素履於丘園背纓緌而長逸請子課吾業於千載無聼吾言於今日也張華見而奇之石鑒卒王戎乃辟琇華召皙為掾又為司空下邳王晃所辟華為司空復以為賊曹屬時欲廣農皙上議曰伏見詔書以倉廩不實關右饑窮欲大興田農以蕃嘉穀此誠有虞戒

大禹盡力之謂然農穣可致所由者三一曰天時不僭二曰地利無失三曰人力咸用若必春無霢霂之潤秋繁滂沲之患水旱失中雩禳有請雖使羲和平秩后稷親農理疆畛於原隰勤藨蓘於中田猶不足以致倉庾盈億之積也然地利可以計生人力可以課致詔書之旨亦將欲盡此理乎今天下千城人多游食廢業占空無田課之實較計九州數過萬計可申嚴此防令監司精察一人失課負及郡縣此人力之可致也又州司十

郡土狹人繁三魏尤甚而猪羊馬牧布其境内宜悉破廢以供無業業少之人雖頗割徙在者猶多田諸苑牧不樂曠野貪在人間故謂北土不宜畜牧此誠不然案古今之語以為馬之所生實在兾北大賈牂羊取之清渤放豕之歌起於鉅鹿是其效也可悉徙諸牧以充其地使馬牛猪羊齕草於空虚之田游食之人受業於賦給之賜此地利之可致者也昔騅駓在坰史克所以頌魯僖郤馬務田老氏所以稱有道豈利之所以會哉又

如汲郡之吳澤良田數千頃泞水停洿人不墾植聞其國人皆謂通泄之功不足為難舄鹵成原其利甚重而豪強大族惜其魚蒲之饒構說官長終於不破此亦谷口之謠載在史篇謂宜復下郡縣以詳當今之計荆揚兖豫汙泥之土渠塢之宜必多此類最是不待天時而豐年可獲者也以其雲雨生於畚臿多稌生於決泄不必望朝隮而黄潦臻禜山川而霖雨息是故兩周争東西之流史起惜漳渠之浸明地利之重也宜詔四州刺

史使謹按以聞又昔魏氏徙三郡人在陽平頓丘界今者繁盛合五六千家二郡田地逼狹謂可徙遷西州以充邊土賜其十年之復以慰重遷之情一舉兩得外實內寛增廣窮人之業以闢西郊之田此又農事之大益也轉佐著作郎撰晉書帝紀十志遷轉博士著作如故初太康二年汲郡人不準盜發魏襄王墓或言安釐王冢得竹書數十車其紀年十三篇記夏以来至周幽王為犬戎所滅以事接之三家分仍述魏事至安釐王之

二十年蓋魏國之史書大略與春秋皆多相應其中經傳大異則云夏年多殷益干啟位啟殺之太甲殺伊尹文丁殺季歷自周受命至穆王百年非穆王壽百歲也幽王既亡有共伯和者攝行天子事非二相共和也其易經二篇與周易上下經同易繇陰陽卦二篇與周易略同繇辭則異卦下易經一篇似說卦而異公孫段二篇公孫段與邵涉論易國語三篇言楚晉事名三篇似禮記又似爾雅論語師春一篇書左傳諸卜筮師春似

是造書者姓名也瑣語十一篇諸國卜夢妖怪相書也梁丘藏一篇先叙魏之世數次言丘藏金玉事繳書二篇論弋射法生封一篇帝王所封大歴二篇鄒子談天類也穆天子傳五篇言周穆王遊行四海見帝臺西王母圖詩一篇畫贊之屬也又雜書十九篇周食田法周書論楚事周穆王美人盛姬死事大凡七十五篇七篇簡書折壞不識名題冢中又得銅劍一枚長二尺五寸漆書皆科斗字初發冢者燒策照取寶物及官收之多

燼簡斷札文既殘缺不復詮次武帝以其書付祕書校綴次第尋考指歸而以今文寫之晳在著作得觀竹書隨疑分釋皆有義證遷尚書郎武帝嘗問摯虞三日曲水之義虞對曰漢章帝時平原徐肇以三月初生三女至三日俱亡村人以為怪乃招携之水濵洗祓遂因水以汎觴其義起此帝曰必如所談便非好事晳進曰虞小生不足以知臣請言之昔周公城洛邑因流水以汎酒故逸詩云羽觴隨波又秦昭王以三日置酒河曲見

金人奉水心之劒曰令君制有西夏乃霸諸侯因此立為曲水二漢相緣皆為盛集帝大悅賜晳金五十斤時有人於嵩高山下得竹簡一枚上兩行科斗書傳以相示莫有知者司空張華以問晳晳曰此漢明帝顯節陵中策文也檢驗果然時人伏其博識趙王倫為相國請為記室晳辭疾罷歸教授門徒年四十卒元城市里為之廢業門生故人立碑墓側晳才學博通所著三魏人士傳七代通記晉書紀志遇亂亡失其五經通論發蒙

記補亡詩文集數十篇行於世云

王接

王接字祖游河東猗氏人漢京兆尹尊十世孫也父蔚世修儒史之學魏中領軍曹羲作至公論蔚善之而著至機論辭義甚美官至夏陽侯相接幼喪父哀毀過禮鄉親皆歎曰王氏有子哉渤海劉原為河東太守好奇以旌才為務同郡馮攸試經為郎七十餘薦接於原曰夫騂騮不總轡則非造父之肆明月不流光則非隋侯

之掌伏惟明府苞黄中之德耀重離之明求賢與能小無遺錯是以鄙老思獻所知竊見處士王接岐嶷雋異十三而孤居喪盡禮學過目而知義觸類而長斯玉鉉之妙味經世之徽猷也不患玄黎之不啟竊樂春英之及時原即禮命接不受原乃呼見曰君欲慕肥遯之高邪對曰接薄祐少孤而無兄弟母老疾篤故無心為吏及母終柴毁骨立居墓次積年備覽衆書多出異義性簡率不修俗操鄉里大族多不能善之唯裴頠雅知焉

平陽太守栁澹散騎侍郎裴遐尚書僕射鄧攸皆與接友善後為郡主簿迎太守温宇宇竒之轉功曹史州辟部平陽從事時泰山羊亮為平陽太守薦之於司隷校尉王堪出補都官從事永寧初舉秀才友人滎陽潘滔遺接書曰摯虞卞𤣥仁並謂足下應和鼎味可無以應秀才行接報書曰今世道交喪將遂剹亂而識智之士鉗口韜筆禍敗日深如火之燎原其可救乎非榮斯行欲極陳所見冀有覺悟耳是歲三王義舉惠帝復阼以

國有大慶天下秀才一皆不試接以為恨除中郎補征虜將軍司馬蕩陰之役侍中嵇紹為亂兵所害接議曰夫謀人之軍軍敗則死之謀人之國國危則亡之古之道也蕩陰之役百官奔北唯嵇紹守職以遇不道可謂臣矣又可稱痛矣今山東方欲大舉宜明髙節以號令天下依春秋襃三累之義加紹致命之賞則遐邇向風莫敢不肅矣朝廷從之河間王顒欲遷駕長安與關東乖異以接成都王佐難之表轉臨汾公相國及東海王

越率諸侯討顒尚書令王堪統行臺上請接補尚書殿中郎未至而卒年三十九接學雖博通特精禮傳常謂左氏辭義贍富自是一家書不主為經發公羊附經立傳經所不書傳不妄起於文為儉通經為長任城何休訓釋甚詳而黙周王魯大體乖硋且志通公羊而往往還為公羊疾病接乃更注公羊春秋多有新義時祕書丞衛恒考正汲冢書未訖而遭難佐著作郎束晳述而成之事多證異義時東萊太守陳留王庭堅難之亦有

證據皙又釋難而庭堅已亡散騎侍郎潘滔謂摯曰卿
才學理議足解二子之紛可試論之摯遂詳其得失摯
虞謝衡皆博物多聞咸以為允當又撰列女後傳七十
二人雜論議詩賦碑頌駁難十餘萬言喪亂盡失長子
毖期流寓江南緣父本意更注公羊又集列女後傳云
史臣曰皇甫謐素履幽貞閑居養疾留情筆削敦悅丘
墳軒冕未足為榮貧賤不以為恥確乎不拔斯固有晉
之高人者歟洎乎篤終立論薄葬昭儉既戒奢於季氏

亦無取於王孫可謂達存亡之機矣摯虞束晳等並詳覧載籍多識舊章奏議可觀文詞雅贍可謂博聞之士也或擱管延閣裁成言事之書或莅政秩宗叅定禋郊之禮虞既厄於從理晳乃年位不充天之報施何其爽也王接才調秀出見賞知音惜其夭枉未申驥足嗟夫儹由士安婘逆栖心蓬篳屬意文雅忘懐榮秩遺制可稱養生乖術摯虞博聞廣微絶羣財成禮度刊緝遺文魏篇式序漢冊斯分祖游後出亦播清芬

晉書卷五十一